

懷念錫蘭三比丘

無 虛

一九八六年「法音」第一期內載——斯里蘭卡 (Sri Lanka, 舊稱「錫蘭」) 的佛教概況。文內提到了中斯佛教關係。從公元四一〇年法顯訪斯開始，直至一九六一年為止。其中更提到了四十年代中，中斯曾經交換留學生，法舫法師會到斯講學等事。又提到了世界著名的「金剛寺」Vijjarana，及寺中三位學問道德很高的比丘——素默 Soma，開明德 Kheminda，般若西哈 Pannasina。但沒有提到此三位比丘會於一九四六年到訪上海的一段史實。

筆者何幸得身歷其境，雖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但他們三位的景行以及種種活動，猶清晰地留在我的腦海中，今就記憶所及補述於後。一以填中、斯佛教史實之闕，更藉此以申我對三位大德的懷念！

這是一九四六年七月至十一月間的事情。(見附刊三位比丘給我的簽名紀念) 那時上海市佛教青年會剛成立不久，由方子藩居士(現已故)任會長，鄭頌英居士任副會長。我任理事之一。

會址設林森中路嵩山路口覺林蔬食處內。聽到香港方面傳來消息，三位錫蘭比丘經由香港海道來上海，將於七月中到達。他們是由錫蘭大菩提學會 (Mahabodhi Society of Ceylon) 與中國國際佛教協會(由太虛法師為會長，會址在南京) 協議交換兩國學者計劃之一。他們的使命是去西安設立佛教巴利文學院 (Pali College of Buddhism) 為期五年。並知中國已有兩位僧人由重慶搭飛機經加爾各答 (Calcutta) 轉往錫蘭，已經抵達錫蘭。

三位比丘隨身攜帶書籍四大箱，他們都能說流利的英語，對外發言則由素默比丘擔任。

上述消息由一位香港記者訪問那時留港來滬途中的三比丘而刊登於香港英文報紙上的。我則由素默比丘交給我原稿的英文副本，現仍保留我處。

三位比丘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三日到香港的。正確到上海的日子已不清楚，大約是七月中旬。據我記得當時有僑居上海的錫蘭

商人名 Kelambur 者首先知道三位比丘的接待與居住發生了問題，主持交換僧侶的太虛法師那時不在上海，而中國國際佛教協會也沒有負責人駐上海。此事給佛教青年會知道了，覺得義不容辭決定設法招待，直至他們與太虛法師得到聯絡為止。當時各理事分頭努力發覺各佛教寺院因言語隔閡與律儀不同，竟無一能承擔供養之責。經由會長方子藩居士得到趙樸初居士的協助，商借到佛教淨業社（上海赫德路）數間住房以供三位比丘安居，因我們並不熟悉南傳比丘的律儀，一應飲食起居均由留居上海的錫蘭僑民依律如法供養。其他弘法，觀光等活動則由佛青負責，我則擔任了聯絡與翻譯任務。

三位比丘中以般若西哈資歷最高，次為素默與開明德。素默比丘負責一應對外事務。因而我與他接觸時間最多。我的印象是：般若西哈是靜默仁慈，素默是睿智多聞，開明達是安詳隨和。在上海安居的數個月時間內從來沒有聽見到他們疾言厲色，或高聲談笑。遇有重要事故只見他們用本國語商談，但最後決定總是由般若西哈做的，由素默傳達。

在上海他們約留四個月，與在內地（記得是西安）的太虛法師書信與電報聯絡。詳情不知。只聽得最後太虛法師要他們自往西安。那時素默比丘發氣喘病，又因上海天氣轉冷，病情惡化，終於他們決定暫返香港居住一個時期，待看素默比丘病情再作最後決定。那時我亦因業務關係去香港設分公司，又得與三位比丘親近幾個月。我記得他們由顏世亮（現忍慧法師）馮公夏居士等與在港錫蘭僑商共同負責供養，住在灣仔一個小學校內。

素默比丘的病情不見好轉而日趨嚴重，終於決定返錫蘭。中錫交換家人的歷史使命也就此中天了。迄今思之，令人悲慨無已！

在留上海期間有下列數事足可一記。

（一）電台播音

一九四六年八月三日素默比丘假上海福建路心光廣播電台合作佛法英語演講一次。題為：The Religion we Need（我們所需要的宗教）。我仍保留這講稿的副本。

一九四六年九月廿二開明德假上海大中國廣播電台亦作英語演講一次，題為：Principles of Non-Violence（非暴力主義）。我記得此稿是由我譯成中文的，但遍尋不到，大約遺失了。惟英文原稿仍存。

（二）講授巴利文

由素默比丘發起及講授，參予學習者主要以佛教青年會會員為主。我所記得的有：方會長，方盧秀清（方夫人），王兆基（佛青理事），蔡惠明（佛青最年青幹事）我姊姊慶圓，妹妹慶玉等十數人。用的課本是：An Elementary Pali course by Narada Thera（金剛寺長老比丘納拉達）。最可惜的是在開班時攝有紀念性照片一幀，現在遍尋不到了。

我所保存的練習簿告訴我們學習了全書約四分之一。這講授班亦隨比丘們離上海而夭折了。

（三）觀光杭州

由方子藩，王兆基及我發起請三位比丘去參觀杭州佛寺。我們請一位熟悉杭州寺院的孫居士作嚮導。

我們朝拜了天竺，靈隱等大寺院。在靈隱寺客堂門前攝了一幀富有紀念性的照片（見附照）。前排自左起：開明德比丘，素默比丘，般若西哈比丘，却非老和尚（靈隱寺方丈），靈隱寺監院（名已忘），成元法師，某法師。後排自左起：筆者，方子藩，孫居士，王兆基。

其中素默比丘，開明德比丘，成元法師，方、孫、王三位居士均已去世。般若西哈比丘，據「法音」內載現主持金剛寺所辦的一所「比丘訓練中心」Bhikhu Training Centre，實際上是一所佛學院。照片內餘三位法師則現況不明。

我記得素默比丘在鄰近西湖的一所寺院內（名已忘）被邀作了一次演講，聽眾數十人，由我翻譯成華語。寺內供有觀世音菩薩。他即以觀音菩薩的慈悲作為主題講得非常動聽。他事後告訴我這講題不是事先準備好的，即境有感而說，可見他才思非常敏捷。

順便一說那位成元法師，他是醉心於比丘乞食生活的。在錫蘭比丘到杭州之前，他已經以杭州海會寺為中心提倡比丘托鉢乞食，並印有緣起簡章一份（我仍保存）。聽說錫蘭比丘到杭；他



基兆王 士居孫 藩子方 虛無羅(起左排後)
丘比哈西若般 丘比默素 丘比德明開(起左排前)
師法某 師法元成 院監寺隱靈 尙和老非却

迫不及待來拜訪，請教有關比丘戒等事，由我傳譯，素默比丘主答。他問是否可由三位比丘傳他比丘戒。答：在南傳佛教國家至少需要十位得戒比丘才能傳一新比丘。在北傳國至少也要有五位比丘。他問：他現行托鉢乞食是否可以繼續行使？答：不可。因他現在穿着，行

To Y. T. Lao Esq
with love and gratitude
for his great devotion to
the Ceylon Buddhist
Mission during its
stay in Shanghai July-
Nov 1946.

M. Pāṇāsīha.

Bhikkhu Soma.

Bhikkhu Kheminda.

名 簽 丘 比 三

相（請看照片）都不如律。依戒律一切不如律的即不能做。我勸你還是穿中國僧袍，到如律受戒後再行乞食。結果他十分失望。後成元法師不久即去馬來西亞依一位錫蘭比丘為師，受了沙彌戒，在檳城並舉辦中國佛教律學苑。寄了一冊他師父寫的佛教著作給我。書面上並寫一偈曰：「比丘八正道，佛法中第一，托鉢戒銀錢，滅世出世爭。」後書「錫蘭巴利文系新學沙彌成元題。」法師現已去世，但他可說是素願得償了。

三位比丘留港期間因素默比丘有病故活動不多。素默比丘英文著作甚多，據我所知有十餘種，內以英文本：The Path of Freedom（解脫道論）。堪稱鉅著。據序文說此論原名 Vimuttimarga 為錫蘭一位阿羅漢所著。但巴利文原著已佚，後經素默比丘主譯，由中文譯成英文一九六一年出版。他另一著作 Anapana Sati（數息觀）承他送我一本，書內並由三位比丘題字簽名。（見附刊）觀物思人，令我感慨萬端！